



从遵义到大渡河

张 爱 萍



从遵义到大渡河

張愛萍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本革命回忆录共收五篇文章，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張爱萍同志最近一两年內陸續写的，这次出版，又經過他作了某些修改。其中一篇是以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段革命生活的情况，反映如何在敌后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独立地創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战略方針；一篇是写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紅軍以毛主席的大規模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屢战屢胜，从遵义到大渡河的一段战斗历程；另一篇是写紅十四軍在苏北攻打敌人据点的一次战斗；其余两篇是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紅色根据地少年兒童的革命故事。这些文章，都是根据作者亲身經歷的革命生活如实写出的，讀来深为真切动人。特别是“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和“从遵义到大渡河”两篇，对于我们学习少奇同志的偉大革命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等方面，和学习毛主席的軍事思想，都有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

*

字数 39,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3/8 插页 4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0册

目 次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根据地.....	1
从遵义到大渡河.....	21
围攻老虎庄.....	49
布下天罗地网捉敌探.....	60
侦察小英雄郭滴海.....	65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关于深入敌后、广泛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华中受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投降主义的抵制，因此，不仅整个华中的抗日工作不是从积极地深入敌后打算，就是新四军的几支抗日游击部队，除一部深入苏南、苏北、皖东北敌后外，其余还徘徊于敌寇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缘地区，背靠国民党大后方，依赖国民党，而不积极地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同志带着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到了华中。经过他的正确领导和具体组织，纠正了错误的王明路线，把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路线贯彻到新四军部队和长江南北的广大敌后地区，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前后，以少奇同志为首的华中局的正确领导，对在华中地区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更有其重要的意义。少奇同志正确地根据以民族矛盾为

主要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从属地位的科学分析，解决了抗日中反顽斗争，正确地具体地运用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放手发动群众，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等关键性的问题，因此我党在华中的根据地得以创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扩大，不仅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对解放战争——即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当然是少奇同志对党的贡献。

凡是坚持华中革命斗争的人，就会有这种亲身的体验。现在仅就少奇同志一九四〇年初夏到淮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短短时期内，我所体验到的几点，片断忆述出来，献给青年同志们。

淮河北岸迎亲人

初夏的淮北平原，一望无际的麦地间杂着高粱地，微风吹拂着黄绿色的麦浪，散发出阵阵的麦花香。注入洪泽湖而流入长江的淮河，平静地缓缓东流，河面上偶然可以见到日寇、伪军早晚巡逻的小汽船。

淮河两岸一片葱绿。岸边的杨柳和间杂其间的桃花，倒映河中，鸟儿在枝头唱着欢迎歌，真是“柳暗花明，鸟语花香”。这是多么肥沃而美丽的祖国大地！正是这样一

个景色迷人的下午，淮河北岸突然熱鬧起来。从新四軍第四总队驻地——泗县的洛崗，一直到淮河岸边，沿途几十里的路上，人群熙熙攘攘，欢喜若狂。这里有坚持敌后抗日的人民；有虽已届初夏仍然穿着棉衣的敌后抗日軍战士，衣服虽然很破旧了，但很清洁、整齐，威风凛凛；也有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党政軍各级干部。人們掩飾不住兴奋的心情，怀着无限的希望和喜悦等候着，盼望着，不时地順着大路朝东南方向张望，有些人到处打探：

“你见过胡服同志（即少奇同志的化名）嗎？”

“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同志么！”

“胡服同志几点钟可以到？”

“快了，馬上就要到了。”

人們这种喜悦、激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块淮河以北、津浦铁路以东、隴海路以南、运河以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久前才从对敌、伪、頑的斗争中創建起来。我們这些人，打仗、搞武装斗争，还可以遵循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基本的游击战，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針，馬馬虎虎，勉强应付一下工作，但对建設根据地的工作就感到很大的困难，迫切地需要中央领导同志来直接领导与具体指示。就在这样的時候，党中央代表、中原局書記刘少奇同志到了新四軍第五支队地区的盱眙城。从盱眙到我們淮北，仅一条淮河之隔，这真是個难得的好

机会。我們电請少奇同志亲自来淮北指示工作。少奇同志已决定今天前来。这个不平常的消息鼓舞着每一个同志，誰都知道，少奇同志到来以后，会給我們带来些什么。我的心情更是十分激动，五年前的事情又浮現在我的脑海里。記得还是长征过湖南的时候，一天行軍以后，少奇同志来到我們师里，他那种平靜的态度和对工作的詳細、深透的詢問和指示，使我久久不忘。自从那时以后，在长征到陕北后，听說他又受党中央之命，到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华北地区領導地下工作了。在这漫长、艰苦的五年里，再沒有見過面了。我自然是渴望着看見他。

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頓時，淮河边上人声欢騰，少奇同志在雷鳴般的掌声和口号声中走下了渡船；跟在他后边的是中原局的工作同志、无綫电台报务員和警卫人員。我紧握着他的手，目不轉睛地端詳着。呵！他的两鬓已有几根灰白的头发了，慈祥而严肃的臉龐也更瘦削了，但精神仍是很健旺的；他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的灰軍装，象从前一样的整洁、朴素。他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輕挽着馬韁，微笑着，謙遜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洛崗村这时更加沸騰起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党政軍干部拴下汗溜溜的战馬，紛紛向少奇同志住处走去。

少奇同志从延安来到华中以后，走遍了长江以北我軍各个游击区，直接領導了淮南新四軍第四支队、五支队

反对頑固分子磨擦的斗争，和粉碎敌、伪軍的“扫蕩”，取得了巨大胜利。日以继夜的工作，长时间的操劳影响了他的健康，如今又带着这种久日的劳苦来到淮北。尽管我們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向他报告一切情况，听候他的指示，但考虑到他很疲劳，我們劝他先休息一下。可是他一会也不肯休息，一定要立即和大家研究工作。

汇报开始了，从上灯时分到深夜，少奇同志一直是孜孜不倦地傾听着，問詢着，研究着。汇报在繼續进行着，蜡烛換了一根又一根，少奇同志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香烟，全神貫注地听取汇报，有时烟蒂燒着手指也不觉得。我們几次請他去休息，他都不答应。眼看天快亮了，他还不肯去休息，說他在淮北只能待三天就要回淮南去的，一刻時間也不肯放松。后来我們只好說大家也要去休息了，少奇同志这才会意地向众人笑笑，招招手，去睡覺了。但是沒睡几个小时，他就起身了。汇报又繼續了一天。少奇同志对各种問題，都提出了許多意見和明确的指示，但他总是說：“这是我的看法，情况是你們比我清楚，請你們大家去研究研究看。”我們怀着最大的滿足，臉上挂着笑容，兴高采烈地交談着少奇同志的指示。

随时关怀着部队

在敌后这种分割、动荡的战争年月里，能見到中央的

領導同志是不容易的，誰都想見見少奇同志，聆聽他的指示。我們決定第二天召開全體黨政軍幹部大會，請少奇同志作報告。誰知泗縣、五河的敵、偽軍偏偏在這一天的拂曉，開始對我根據地進行“掃蕩”。情況很緊急，全軍立即投入反“掃蕩”的戰鬥。報告會只好停止！出來“掃蕩”的敵偽軍受到游擊隊阻擊，泗縣城的两路敵人，黃昏前其主力一部僅佔領了距洛崗三十里路的上塘集，另一路也只佔領了上塘集以北的馬公店；五河城的鬼子也在同時進占了鄭集。根據情況判斷，敵人第二天一定會向我合擊。這時我們最担心的，就是少奇同志及中原局機關的安全。我們決定趁敵人一時摸不清情況，連夜轉移。為迷惑敵人，我們打算从上塘集和鄭集這兩股敵人之間穿過，繞到敵人後邊，也就是泗縣東北面，再繞到睢河邊上，這樣就跳出了敵人的合擊圈。行程約六、七十里。當我們將上述敵情及我們的行動計劃向少奇同志報告、請示後，他說：“既然你們認為這樣好，就這樣辦好了。我對情況，也不如你們清楚。”

夜行軍開始了，少奇同志騎着我們送給他的那匹繳獲偽軍大隊長的“雪蹄枣紅馬”（因四只白蹄全身枣紅色而得名的走馬，）同中原局的工作同志們隨總隊司令部行進着。這是一個陰天的夜晚，黑暗籠罩着大地，伸手不見五指，誰也不敢拉下距離。同志們屏住呼吸，一個緊跟一個

前进。走了不久，下起雨来了，雨虽不十分大，却很讨厌，淮北平原的泥土路，浇上一点小雨就更加油滑难行。你听吧，一会“扑嗒”，一会“以啣”，人们不时滑倒，有的人被粘泥拔掉了鞋子，这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更不用说肃静了。走这样的夜路，人们都挺恼火，心里狠狠咒骂着敌人，但是，由于少奇同志也一样在雨夜同大家一起行军，同志们更加精神奋发了。在黑暗中，我用衣服蒙着手电筒的亮光看看表，小针已指向下一点多钟。这时我们已穿到敌人的侧后，基本上脱离了敌人的合围圈。部队却有些疲劳了，就在原地休息下来。我们正在路旁村庄的一个小茅棚里，听各路侦察员的敌情报告和研究情况，突然，少奇同志走进来了。他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淋湿，雨水从军帽沿滴下来。他听了我的报告后，沉思了一会说：“是的，下雨，路很难走，我看你们部队已很疲劳了。”略停一会，望着我们说：“既然已经基本上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你们看是不是可以住下来呢？在战斗中，也应尽可能地保持部队的体力，照顾同志们的健康。”最后又补充一句：“当然，情况是你们比我清楚。”本来是可以住下来的，即使发生了万一，我们是战斗部队，不过打一天仗，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少奇同志及中原局机关在这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怎么办呢？这损失怎能补偿呢？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事。于是我坚定地回答：“在此宿营是可以

的，不过还是再前进十多里更好些。”

我們又繼續按原定計劃往前走，又走了一個多鐘點，部隊到達預定宿營地的附近，即距濰河約二十里的一帶地方住下來。

“有理、有利，就堅決打垮他！”

翌日，敵人果然合擊洛崗一帶，但撲了一個空。我們為避開敵人“打回馬槍”，決定當夜向北渡過濰河，轉移到青陽鎮東北二十余里的新行圩子、朱湖等我根據地的邊緣地區。

夜行軍又開始了。少奇同志仍然同我們一道行軍。那天晚上，無風無雨，行軍速度較快，大家邊走邊說，情緒十分高昂。當我們到達青陽鎮時，地方同志告訴我：朱湖和新行圩子一帶今天下午到了敵人。究竟是哪儿竄出來的敵人？是什麼敵人？一時也弄不清楚。我們繼續偵察前進到達許圩子時，接到我偵察隊的報告：國民黨頑固分子王光夏（國民黨江蘇省保安隊第一縱隊司令）趁日寇從西面對我進行“掃蕩”之際，率全部四個團傾巢出動，從東面配合日寇向我進攻，於今天黃昏前占領我朱湖、新行圩子等以北地區。大家非常氣憤。頑固分子王光夏在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指使下，在日寇進占蘇北後，他們表

面上打着抗战的旗子，实际上却和日寇暗中勾结，与敌寇妥协，和平共处，到处组织汉奸伪政权，过去已不止一次背信弃义地和我们闹磨擦，只因为我们力量打鬼子，人民群众信任我们，他们才没敢明目张胆地举行军事进攻，这次却完全丢掉抗日假面具，公开配合泗县、五河鬼子的“扫荡”，向我们进攻，并占领了我洪泽湖北、成子湖西一带根据地。这一来使我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南面是洪泽湖，北面是日寇的据点，西面是向我“扫荡”的日寇，而前面又是王光夏顽固分子的堵击。经我们总队几个领导同志商谈，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打垮顽固分子王光夏的进攻。为了站稳阵地，更有利于我们组织防御和展开进攻，当时除令第一团趁王光夏部队立足未稳之际，首先抢占新行圩子外，立即去向少奇同志请示。

当我走进少奇同志的住室时，少奇同志背着手在屋里踱步，正和刘彬同志谈论什么。少奇同志一面静静地听着，一面看着地图，脸色仍象我刚进门时那样开朗、平静，仿佛一切都成竹在胸了。看着他这泰然自若的神色，我自己的精神也平静了许多。当他听到：“目前我们已处在三面夹击之下，敌伪顽把我们夹在南北五六十里、东西三十多里的狭长地带的困难形势”时，微微点了点头，说：“是很困难呵！你看该怎么办好呢？”

“看来，不反击是不行了！”我呈訴自己的意見，“王光夏經常和我們鬧磨擦，这家伙这次竟公开配合鬼子向我們进行武装进攻，是狠狠回击他的时候了！”

“对！”少奇同志很贊成地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主席指示我們的。我們在反击日本鬼子‘扫蕩’，而頑固分子却趁机向我們进攻，这就逼得我們不得不自卫了，因此，理是在我們这方面。”他接着問了我們部队同頑固分子王光夏的力量对比情况。

“我軍有三个主力团，一个独立团，另外还有几支小游击队。其中两个团战斗力較强，打败过日本鬼子，也曾打垮过頑固分子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派来找磨擦的馬馨亭两个团的进攻。我們这样的兵力，由于还得抽出一部分兵力牵制日寇，要歼灭王光夏部四个团是有困难的，但打垮他，把他赶出我根据地是可能的。”

“那就是說，我們又有利了，是不是？”少奇同志很快地對我們說。

“是这样！”我肯定地回答。

少奇同志接着又問了部队的政治情緒和有关作战等問題，然后安詳地說：“現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的。……我們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頑固分子的进攻！”最后他指示我們，一定要把这次反頑斗争的道理在部队里讲清楚，进行深入的动員。說着，

他把我送到門口。我帶着明確的指示，愉快地向他告別。幾天來的接觸，使我深深地感到少奇同志細致周到的工作作風，和謙和、嚴肅的態度，對問題總是深思熟慮，而當他要作什麼決定的時候，總是先征詢下級的意見，由你自己去作出決定，而把他的決定變成執行者自己的決定。他這種凡事和群眾商量的作風，是值得我們人人學習的。

“把全部糧食，馬上送到前方去！”

經過一天的戰鬥，我們從頑固分子手里奪回了朱湖和新行圩子及其附近大小二十餘個村莊。我們總隊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各機關和中原局機關也移住新行圩子。這是一個分成南北兩個圩寨、有數百戶人家的大村莊，絕大部分的人家都在北圍子，南圩子僅是一家大地主的宅院，有圍牆、水濠，房屋建築華麗堅固，室內的沙發椅、鋼絲床、屏風等設備，更是洪澤湖地區的農村和城市中所少有的。少奇同志及中原局機關就住在南圩子。

記得是我們同頑固分子王光夏戰鬥的第五天夜晚，頑軍兩個團被我們打垮，并被驅逐到根據地的邊緣上——界頭、曹店一綫，和我們對峙起來。泗縣出來“掃蕩”的鬼子，經我主力一部和游擊隊在車門山阻擊後，已退回泗縣城。根據地基本上已恢復了，形勢暫時緩和下

来。我从前方指挥所来向少奇同志报告情况并陈述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因为战斗紧张，同时部队粮食也很困难，一天只吃两顿杂粮稀饭。在谈话中，我感觉有些饿了，肚子咕咕的直叫唤。我忍不住悄声问刘彬同志：“能不能给搞点东西吃？”

这话被少奇同志听到了，他关心地问：“怎么，这样晚还没有吃饭？”

于是，少奇同志就问起部队的供给情况，当他知道，由于根据地初创，筹集粮食十分困难，这三四天来部队几乎断食等实际情况后，少奇同志很不安心地说：“怎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倒天天吃的是白面、大米呢！”

原来为了照顾少奇同志的胃病和身体健康，同时，中原局机关的人数也不多，粮食是容易解决的，所以，我们专门弄了些米面给他和中原局工作人员们吃点稀饭和馒头。看到他这种不安和自责的情形，我后悔不该把这种真情汇报，正想解释，少奇同志对刘彬同志说：“快查查我们还有多少粮食，马上全部送到前方去！前方部队没有饭吃，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他又补充说：“我们在后方吃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连忙向他说明：“部队虽然米面吃得少些，但象玉米面、绿豆、大麦、糝子还是有得吃的。”他不等我说完，就说：“我们在后方的人，才该吃杂粮呢！”我又继续解释，说

明現在大的战斗已基本上結束，可以派出一些部队去筹粮，少奇同志有胃病，不應該同我們一样来个“平均主义”，等等，但他不象同我們研究工作一样，对我的解釋，一句也不听似的，連連摇头說：“不行，不行！我們在后方的人是可以餓肚子的，前方部队怎么好餓肚子呢！”

当时，我們大家对于少奇同志这种一切为了前方胜利的精神深为感动，这使我联想起几天前雨夜行軍中，少奇同志一再提到照顾部队体力的事，更加强了我們不仅要从小方面，也要从大的方面关怀部队的观念。当我们政治部把少奇同志自己不吃，把粮食送给前方部队的事傳达到部队中后，极大地鼓励了士气，全体指战員听了，都大为感动，紛紛表示决心：歼灭敌人来回答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的关怀。

“保存了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为了狠狠地教訓这些“反共磨擦专家”，彻底粉碎頑固分子王光夏的进攻，完全恢复我根据地，少奇同志又决定在我們已取得战斗胜利的基础上，組織当时在淮北津浦铁路以东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南进支队和苏魯豫支队的一部，与我們共同行动，并在少奇同志的統一指揮下，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在运河以西洪澤湖以北地区，歼